**郭子涵** **2312145**

**12月20日**

**认证纵横与互联网治理——读欧树军《灵境内外》**

【摘要】

本文基于欧树军教授《灵境内外》一书，从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方面分析身份认证的好处，接着从分析认证过度及“监控型社会”的弊端；以及在双重认证制度下新经济主体通过行为识别技术对国家信息主权造成的冲击;最后总结分析如何以安全为要，发展为本，更好地治理互联网，构建自己的信息灵境，突破美国单边极权。

关键词：身份认证与行为识别，监控社会，信息主权，互联网治理

1. **全书概括**

本书以身份认证与行为识别的双重认证机制为主线，首先讲述了信息社会在现代世界的兴起以及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国家认证能力革新。重点以美国为例，讲述美国从社会安全号码开始，实现了由静态的纸质档案像动态的电子信息社会转型，后又设立普查局，借助信息技术，实现对犯罪信息、税收和社保等领域的数据库治理等等一系列的认证制度改革，最终在进步时代将认证制度作为现代国家基本制度，将认证嵌入大型社会治理，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国力。

其次介绍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三个十年历程。第一个十年（1993-2002），认证处于起步阶段，身份认证首先嵌入到中国的物理层，然后进入物理层向传输层的过渡环节；第二个十年（2003-2012）以治理为要，边治理边发展，仍在物理层摸爬滚打，向其他阶层缓慢延伸；第三个十年（2013-2022）以安全为要，安全统领治理，安全引领发展，加快了身份认证嵌入互联网治理进程，广泛推行实名制。

接着介绍在信息环境下，信息主权正在发生的流动。信息主权从作为人民的护卫者的国家的手中流向新兴的技术精英群体与新经济群体。信息巨头的行为识别能力既是他们的商业盈利模式的根基，更是个人权利的巨大威胁源，塑造了一块块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之间的模糊地带。对互联网服务的提供者的行为识别应施加更严格的约束。

最后勾勒信息技术所引领的“高技术疆域竞争”，在美国单边主权的结界下，展望中国信息灵境的建设与治理，探索重新定义世界的多种可能性。

**二．重点评述**

**1.身份认证保障我们的个人权利和安全，将个人与管理者建立联系。**生活处处有认证。我们进出学校、宿舍、图书馆需要校园卡验证，登陆学校网站、连接校园网需要先登录学校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办理其他业务需要身份证或者绑定电话号码，输入验证码等。身份认证保护我们安全的屏障，它们为了证明你是你且只能由你来行使你的权力。同样身份认证也建立了我们与学校管理者之间的联系，学校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你进出校园，缴纳学费，参加活动等等的各种信息。这样提高了管理者管理的效率与能力，也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身份认证决定社会清浊，是国家治理社会的前提。**天津市曾发生一起绑架案。一老板的儿子遭绑架，绑匪用一部事先开通好的电话专门与这个老板进行联系索要钱财，由于当时监控覆盖率低，各种条件不允许，唯一的线索只有通过该电话的打来的指示，让父亲把钱放在一个又一个位置。这一案件当时令人一筹莫展。如果我们可以知道该电话号码的开通者，那问题将迎刃而解。但很遗憾在2013年我国工信部才开始推行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制，之前开通电话根本不需要实名。由此可见现代社会身份认证之必要性。欧树军教授曾言：“没有认证制度，社会就不透明，那么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就往往是盲人摸象。认证制度将政治治理所必需的社会事实汇聚到政府手中，让政府得以通过信息技术改造政府过程，把握社会问题，回应大众诉求。”1上述案子最终是警察想到在绑匪通过该电话指示父亲后，肯定会用另一个电话与同伙联系，在两位南开大学学生的协助下通过大数据筛选在每次该电话打完后时间相距较近的通话行为，经过层层筛选找到了绑匪的另一个电话，并通过其通话信息完成了身份识别后破案。可见身份认证可以降低国家治理社会的法治成本，最大限度的降低国家沟通国民的成本，逐步实现关注绝大多数人的期望并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良治状态。《灵境内外》提到：“国家认证体系的低效，软弱和无力，只会降低现代人的基本生活质量，放任普通人作为弱者暴露与这种自然灾害，社会风险，法治溃败和政治失灵之中。”2

**身份认证提高国家能力，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也是国家之间竞争的抓手。**美国通过认证制度，实现了治理的现代化，构建了社会安全网络，也成为了世界的新定义者。2013年“斯诺登事件”的暴发，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全球“收集一切”的宗旨和能力，大白于天下，引起世界公愤。但是即使在一干互联网国际组织制定的互联网社区规则的规范下，对于最重要、最核心的互联网域名和数字地址分配权，各国仍然无法干预。无论在领土范围之内还是在领土范围外，对于大国之间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竞争而言，身份认证都是重中之重。这不仅是针对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互联网用户的互联网政策制定权的焦点，也是与美国这一单边主权展开长期战略竞争的抓手。通过先进技术才能引领世界，通过信息技术才能纺织世界，通过纺织技术才能定义世界，成为捍卫虚拟主权，保护国家信息安全，构造信息灵境。

**2.认证有度，信息收集应适度，认证收集与侵犯隐私之鸿沟不可跨越。**英国学者安东尼点出“信息技术让治理者掌握了识别治理对象的强大能力，匿名不再可能，隐居不复存在，混沌得以厘清，社会事实史无前例地可能得到全面到无以复加的收集。”信息社会会推动监控型社会的崛起，欧树军老师也曾撰文论证“认证是权力的诸多成本之一。”3 治理者掌握了社会方方面面的数据，人就变得透明，隐私就可能不复存在。2013年6月，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担任过技术助理职位的斯诺登向媒体揭露一项代号为"棱镜"的高度机密监控项目，揭开了美国全球监控项目——“星风计划”的冰山一角，其野心让人不寒而栗。事实上，我们的整个生活都在被一一记录，并转化为系统中的数据，但我们却很少去想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网易云知道我们听什么歌，淘宝知道我们买什么东西，微信知道我们平常喜欢跟谁聊天。“这些数据库记录了我们在不同领域的微观现实，每一个领域的行踪看起来都很不起眼，但一旦这些数据库联接成一个涵盖个人全部生活现实的共享网络，这些数据就可以拼凑出这个人的完整‘数据肖像’。我们制造了这些数据，但对它们如何被采集，加工和使用，却一无所知。”4

在大数据时代，人们的每一次输入的数据都会被网络搜集。“只要个体用电话线与数据库相连，监视就产生了。”互联网越繁荣，用户贡献的数据越多，这种监视就会越严密。电影《楚门的世界》说到：“当人们知道无论做什么都会被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没有隐私可言，生命是被操纵，那这个人一定会反抗逃离。”5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镜子》一文中，当计算机镜像生成后，首先停滞的是文化，由于人性已经像一汪泉水般纯洁，没有什么课描写和表现的，文学首先消失，接着整个人类艺术都停滞和消失。接下来科学和技术也陷入了彻底的停滞。最后人类灭亡。只有残存的照片和影视资料上所有人麻木的的平静和呆滞的庄严的表情。6 文中反映了人工智能可能对人类意识保护和道德论伦理的影响，当然这和福柯“全景式监控型社会”的担忧存在差距，但也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

监控是负面的，而认证是正面的。在身份认证方面还需要设置规范从而更好的服务与人们的生活，而不是用我们的隐私去牟利。”把认证界定为“以可靠的事实为基础，建构统一的规范。”国家认证能力不仅仅是权力的成本之一，也是法制建设的必要条件之一。

**3.双重认证机制，共同构筑互联网的可治理之基，然则信息主权流动不可忽视。**以身份认证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认证和以行为识别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认证，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互联网治理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然则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精英群体与新经济精英群体以其高技术逐渐使国家认证与社会认证失衡，发生了主权流动。在2018年“剑桥分析”事件曝光后，美国选民们才意识到，他们在脸书上的人格测验和日常的点赞行为，会被用来关联建模，分析他们的政治倾向，推送特定内容，甚至影响到总统选举。“剑桥分析”事件之所以震动全世界，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商业领域的个人数据滥用，竟然可以动摇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根基。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互联网诞生之初，它是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自由，开放，不受制于任何公司或个人。但是随着网民数量的快速增长，谷歌，Facebook,亚马逊等公司开始研究如何通过采集并分析用户上网记录来牟利。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曾在1998年表示：“如果过互联网技术当初是所有制，而且全部归我本人控制，那它可能永远不会普及。有关互联网的决定从一开始讲就是让他成为一个公用的开放式系统。当你要保证这种公共性的时候，你就不能将它攥在自己手上。”然而如今他感到震撼：互联网渐渐被大公司掌控，承载数据越来越中心化，而用户对个人信息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掌控力。信息环境下，主权正在发生值得重视的流动：从作为人民护卫者的国家的手中，流向新兴的技术精英群体与新经济群体。他们的行为识别能力即使其商业盈利模式的根基，也是公民个人权力的巨大威胁源。正如欧树军老师所言：“在现实世界的金融系统中，国家是信用的背书者；在信息环境下，一旦新经济变成了个人信用的背书者，因此成了政治生活的“主权者”，成了宰割个人生活的“主权者”，成了宰割个人生活的立法者，国家与个人都将陷入高度不确定的信息风险之中。7对公民生杀予夺的权力只能交由国家。

**三．总结**：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身份认证与行为识别，共同构成中国互联网治理的双重机制，为我们的现代化治理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但是欧树军老师也说到：“任何成就都可能是巨大的，任何缺陷也都可能是致命的。”身份认证不仅是现实世界中的也是信息环境下的“最公共的公共物品”，在信息时代，万物互联，也面临着一旦经过信息技术这个倍增器的放大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随时会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政治困境，而且有了数字身份技术，互联网的基础架构也将更容易控制和规制。对于这项无远弗届的技术，我国互联网治理还需提升管理能力，建立新的信息基础设施，防止信息巨头攫取对公民的身份认证权，约束其赖以谋生的行为识别权；同样针对提供公共服务的信息服务商建立新的法律法规，处理好政治家群体与新技术精英群体、新经济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防止政治市场化，进而避免主权的流失。

而且当今世界的互联网既是国际网，也是美国的国家网，美国依然主导者物理层代码层、搜索层和应用层，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作业往往仅限于内容层。美国也日益把我国和俄罗斯是为其长期战略竞争的对手，谁能纺织世界，谁才能构造信息灵境。在万物皆可信息化的时代，我国是人类社会上第一个亿级、第一个十一级的文明，中国灵境前景可期。面向未来，“我国需要从信息出发，全面提升自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改造物理层，纺织世界，提供更多的全球信息公共物品，弥补内外不均衡、南北不对称、东西不平衡的信息鸿沟”8，突破美国的单边极权，创造出一个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的信息灵境。

【注释】

1.见欧树军：《灵境内外：互联网治理简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2.同上注。

3.参见欧树军：《权力的另一个成本：国家认证及其西方经验》载《法学家》2012年第4期。

4.见陈赛：《“监控资本主义”：他们对你无所不知》载《三联生活周刊》。

5.参见电影《楚门的世界》。

6.参见刘慈欣：《镜子》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版。

7.参见欧树军与学人Scholar志愿者编辑关书朋的对话《如何驯服信息巨灵，展望良性的互联网治理？》。

8.同注1。

【参考文献】

1.欧树军：《灵境内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2.陈赛：《“监控资本主义”：他们对你无所不知》载《三联生活周刊》

3.【德】韩炳哲：《透明社会》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版

4.刘慈欣：《镜子》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版。

5.欧树军《基础的基础：认证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6.欧树军：《权力的另一个成本：国家认证及其西方经验》载《法学家》2012年第4期。

7.《互联网“全景监狱”：被凝视下的自我规训》载知乎。